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3年6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南泽仁 版式设计: 陈雪峰

藏彝走廊

彝族美食文化

阿期的确

彝族人喜欢煮酸菜汤和烧土豆,作为美食享用。

笔者每次下乡,深入彝家山寨采风,彝族人都会露出淳朴的笑容欢迎我的到来。他们会邀请我到家里做客,煮一锅酸汤,烧一火塘的土豆,熟了,盛在木碗里双手恭敬地端给我,这份热情不经意间会扫去我一身的疲惫和一路的风霜。

是的,吃着、喝着彝族人用心烧煮的酸菜汤和喷香的土豆,我已经无心再去回顾这酸汤和烧土豆是如何传承到今天的;也无心去传说酸菜和土豆本来源自天庭,仙人“居母慈牛”与“得古尼洛”相爱后,是如何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才终成眷属延续了彝族后人。我只清楚一点,这酸汤下烧土豆是彝族人最简单、最真诚的待客心意。

此刻,我只是简单的想象着:在很久以前,这里的彝族人生活很艰难,面对远方的客人,没有什么好酒,好肉拿出来招待,便用煮了一锅酸菜汤和烧土豆,双手端给客人,而这恰巧是客人最需要解渴、提神和充饥的食物。他们吃了之后,感到这美味永远留在了记忆里,无法忘记。

彝族人很善良,就像这酸菜汤烧土豆一样,不管你身处何地都能让人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春风,也是雨露。他们在乎你的到来,欢迎你的到来,却并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这时候,唯有酸菜汤和烧土豆才能代表他们热情的诚意。

客人喝着一碗碗酸菜汤,吃着一个个烧土豆,内心充满了感激,而彝族人却不需要任何感谢的话,他们只希望这碗滚烫的酸菜汤和烧土豆能够让客人身体充盈,满脸喜欢。

很早以前,老一辈的彝族人说起过,其实酸菜汤在彝家山寨除了饮用外,还用于祈祷许愿。因酸菜土豆来源天庭彝帝之家,它有着护佑天下苍生的灵气。祈祷的人,出门时,一手端酸菜汤碗,一手拿着烧土豆,默念:“出门平安,回家顺利,心想事成”。到了野外,待酸汤土豆煮熟好后,长者还要默念祭山水的经文,然后大家开始吃喝这条祀过的食物。

每一代彝族人,除了会打猎、放牧、耕作,一定会烧酸菜汤土豆,也一定很爱喝酸汤和吃烧土豆。酸汤和土豆是最平常的食物,它滋养的却是穿越世故轮回的彝族人和他们的友爱。

彝族人盛酸汤和土豆,没有精美的器皿,也不用高雅的烹饪技艺。做好了,大家围着火塘席地而坐,要么倚在门口,看着远方,都吃得一样有滋有味。

彝族的性格简单,坦率,也很细腻。就算在给你盛酸汤、递土豆的时候也特别尊重你的思想。盛汤的瓢先接近碗口,烧好的土豆双手轻放在你面前。你接受酸汤会自然而然地伸出双手,口中不断地说着:“感谢。”每次面前添放烧土豆,你都露出感激的笑容说:“足够了!”

彝族人不懂品味酸菜汤和烧土豆,更不懂所谓的煮酸汤和烧土豆的文化。在他们的眼里,酸汤和土豆永远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酸汤和土豆。高原山区气候寒冷,只适宜种植煮酸菜的元根和土豆,所以他们永远有吃不完的酸菜汤和烧土豆。他们劳作累了,身体寒冷了,就喝碗滚烫的酸菜汤,吃几个烧土豆,饱足又温暖。彝族人很爱家,更爱生长元根和土豆的这片土地。

彝族人自己的亲人喝酸汤吃烧土豆;彝族人尊贵的客人喝酸汤吃烧土豆;彝族人和牛羊吃酸汤烧土豆;彝族人和自己的家人喝酸汤吃烧土豆……他们都很欢喜,因为他们在这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和耕作。

在彝家山寨里生活、放牧、耕作、喝酸菜汤、吃烧土豆、睡安稳觉……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富有诗意的事情了。当喝着彝族的酸汤吃着烧土豆时,人也会变得很简单,只因有了简单,才能读懂这碗碗酸菜汤和烧土豆,为什么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你才能读懂彝族人的心、彝族人的眼睛、彝族人的心灵……

五色海

第 1059 期

诗苑

千里之遥

◎楚文川

1.

多想拨开那厚厚的云天
看看你,我的三江源
绵延不绝,纵横捭阖
赐与大地生命的真源

2.

多想飞至那高高的雪山
抚摸你,我的巴颜喀拉山
巍峨峻拔,屹立云端
撑起高原广阔的蓝天

多想走在那绵软的回间
听听你,我的洛须鸟语翩翩
杨柳青青,轻风拂面
飘逸村庄袅袅的炊烟

3.

万里之上,俯瞰云海景观无限
憧憬着再见你的场景
玉树
一别已是十三年
听说你的容颜早已旧貌换新天

千里之遥,巡航宇天长空遥
酝酿着见到你的话语
玉树
终究还是那美丽
见到你时心情定是感慨又万千

一眼百年,闪现结古史迹篇
祝福着你的明天
玉树
临风仍偶倚安然
握手你时暖暖情谊融化雪山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故园农事

建房

◎黄孝纪

如今回过头来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乡,那真是一个互帮互助的人情社会。尤其是在建房这件大事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让人无法不感动。

80年代初,位于湘南山区偏远之地的故乡,刚刚分田到户。在此之前,乡村建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村里人家差不多都是居住在青砖黑瓦的老宅子里,村庄像一团浓墨,凝固了好几代人之久。突然而至的改革春风,也让乡村建房陡然成了热潮,每个多子女的家庭,都想建宽大的新瓦房,改善逼仄的居住现状。即便一时建不了的,也赶紧申请宅基地,生怕落于人后。

乡谚说:“砌屋造船,昼夜不眠。”建房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前后需要几年的准备,劳心劳力,耗尽心财。对于一家之主的父母而言,事无巨细,都要筹划思量,常常夜不能寐。在我们家,情况更为特殊,父亲比母亲年龄大十八岁,大姐出嫁早,而我和三姐尚未成年,家庭劳动力弱,经济能力十分有限,建房更是让母亲操劳忧心的事情。

我家的新瓦房是1982年冬建成的,原本不会有这么快。上一年的秋天,我们家在村南的溪圳边批了一块宅基地,当时就有风凉话,说我们家批了宅基地,也建不起来的。其实,别人说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就凭我们家那时的经济状况,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一栋新瓦房,就连我的父母心里也是没边没底的。

也就在我们家批了宅基地那一年,嫁到一江对岸的我的大姐家烧了一个砖瓦窑,窑不是很大,八千多砖瓦,她家原本打算建一栋新房子。那次烧窑,我们全家都在现场帮忙做事,点火烧窑时,我坐在窑盘的一个火路口前,不停往里塞柴火,扇风,烟熏火燎,却十分开心。不过,那时大姐家的住房并不很紧张,孩子也小,而且姐夫又常年在铁路工作。因此,大姐在征得姐夫同意后,就与父母商量,先把砖瓦借给我们家建房,日后再还她。父母自然是喜出望外,愈发了建房的信心,也加快了建房的谋划。

一切能省钱的事情,都自家人干。我们家是如此,村里其他人家,大体也是这样。批了房基的这年冬闲,我们全家人每天都在村后的一个山窝窝里挖石头,撬石头,风雨无阻。大大小小的石块,一家人或用竹筛挑,或用竹杠和铁丝套子抬,全部运到宅基地上。而后择了日子,请了工匠和帮忙的人力,挖基槽,砌好了房基。

我家的房基,是按传统湘南民居样式布置的,俗称“四缝屋”,三开间,两进深,中间最宽大,为厅屋。建这样一栋两层的瓦房,八千火砖显然不够。母亲为图节省,决定采取“金包银”的方式,外墙用火砖,隔墙则以土砖为主。这样,等到第二年“双抢”结束之后,我们一家人就在房基前的秧塘里挖泥、踩泥、挑泥,在酷暑烈日下打了一场土仗。那挖空了田泥的秧塘,蓄水后,便成了我们家的小鱼塘。以后多年,塘岸上先后栽了杨柳树和橘子树,池塘边搭了瓜棚,年年瓜果繁盛,令人喜悦。

采办建房所需木料,是需要很多人力之苦差事。一栋瓦房,必定有一副大门架,比其他的门框要高得多,且这门架的木材,是诸如柏树、桐树之类的硬木,十分沉重。此外,还需几十根大杉木,用来做屋梁和瓦椽。打完土砖的那年夏秋之交,通过邻居熟人的中介,我们家在临县的一个深山林区小村,预定了一副大门架和几十根木料。那里距离我们村庄有四三十里远,也是我们周边村庄的人力农闲日子背杉树贩卖赚脚力钱的地方。背木料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和二姐分头挨家挨户去邀请村中年轻力壮的劳力,每个受邀的男子都欣然答应,几十个男子,连夜就找好了。第二天凌晨,天还未亮,母亲和家人亲友就备办好了几桌饭菜,几十个劳力睡眼惺忪陆续赶来,吃了早饭,摸黑就上路了。一直到当天傍晚,背着木材,翻山越岭走了一天的一众乡亲,才疲惫不堪地回来。这些苦力值的乡亲,都是无偿帮忙的,也是那时故乡的风气。

当砖瓦、木料、板枋、石墩、门坎、砂子、石灰等各种建筑材料以及置办酒席的菜肴酒水都备办妥当,在一个选定的良辰之日,就正式建房了。给我们家建房的砌匠是金德师傅,木匠是孝健师傅,当时的村俗,建房人家只给砌匠和木匠支付工钱,其他挑砖拌浆做零碎事务的小工,都是做人情工,不用给钱的。即便这样,来帮忙做小工的,随喊随到,村中不会有拒绝之人,甚至有的人,你不叫他做工,他还会对你有意见。那时的乡人,大家都怀揣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帮人也是帮己,日后自家建房,别人也会倾力相助。

建房的那几天,村里妇女们,无论亲属还是邻居,甚至隔着几条巷子素无往来的旁人,提着竹篮或端着团箕来送礼的,络绎不绝,或者两斤肉几升米,或者一条鱼几个冬瓜,或者烫皮花生,情意切切。这些礼节,俗称送茶。

三四天后,我们的新房建成,主体竣工固堵的那天下午,金德和孝健两名工匠师傅,领着一班匠人站在屋顶上,放鞭炮,杀公鸡敬神,唱段祝祷。房屋四周,全是围观的人群。当屋顶的工匠,端着盘中的糖果花生撒向每个房间时,围观的大人孩子,蜂拥着进入房间捡拾,一片笑语喧哗,喜气洋溢,也寓意着新房大吉大利,人丁兴旺。

这年年底,在简单的粉刷之后,我们一家搬进了新居,度过了祥和的除夕,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新年!

横断山人文

川藏古道

◎张春文

大约在8000万年以前,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喜马拉雅群山从蔚蓝色海洋里缓缓隆升,形成了今天的青藏高原。考古证明,5000年前这片高原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2000多年前,栖居青藏高原的先民与东方之地有了往来联系,他们跋山涉水,在山巅、沟谷、荒原和林莽间踩出了曲折绵长的小路,这些小路最终形成了一条条古道。

这些古道中,最有名、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东起四川盆地西端,西达西藏腹地,迤迤绵延近5000里,沿途雪山高耸,江河急湍,森林莽莽,气候复杂多变,道路曲折险峻。清代有史料这样记述雅安至拉萨的古道:“全长四千余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一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高山十一,越海拔五千尺以上高山二十七,全程非三个月不能到达……”

川藏古道早在唐宋时期就是藏汉贸易的大通道。那时候在这条古道上往来跋涉的主要是商贾马帮,他们贸易的内容主要是产自汉族地方的茶叶和产自西藏地区的马匹,所以,后人称这条古道为茶马古道。

涉藏地区饮茶的历史比汉族地区晚,大约从唐代开始。之前他们平衡酥油、牛肉、糌粑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结构,靠的是尔吉德加草、俄色叶子、马板树叶和山海棠叶等野生植物根叶。自从茶叶从汉族地方传入涉藏地区后,其有助消化、去油腻、清热解毒、醒脑提神的功效很快被认可,并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在涉藏地区,人们“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因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所以,藏族人民饮茶成风、嗜茶成性。他们把茶看得很神圣,以其修身,以其待客,以其为敬神的贡品。然而,茶叶产自东方的汉族地方,只能去购买,这就使以茶叶为主要内容、以马匹为运输工具的贸易活动随之兴起。

到了宋代,北方战事不断,朝廷需要大量军马,便对可换取涉藏地区马匹的茶叶严加控制,实行官营。元代时,朝廷不缺军马,但为了财政收入,还是规定民间不许私卖茶叶,并以法律的形式对茶叶贸易加以控制,私营者会受到严惩。明朝时北方再起战火,朝廷又恢复了茶马贸易旧制,在涉藏地区周边设了四个茶马司机构(长官正六品),统管茶叶的生产、销售和马匹的购进,同时也进行皮毛、药材、布匹、手工制品的贸易活动。到清朝时,政府依然像控制盐铁一样控制茶叶贸易,私卖茶叶要打60棍,价款没收归公,携私茶出境者发配充军。到了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终止,官方对茶叶生产经营放松,促进了藏汉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茶叶贩运商和生产商。据估计,清末及民国年间,仅康巴投入此项经营的商家不少于300家,一些大的商家年经销茶叶达数百万斤。

藏族嗜茶,使汉藏间以茶和马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活动持续发展:茶马贸易又使远征的驮队在川藏古道上川流不息地跋涉了千百年。现在我们已难以想象那些驮队和商贾们在万里遥途上是怎样凭一种坚韧征服那些高山峡谷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是怎样步步丈量那艰难险途的。

马帮的兴起,使古道上一个个货物集散地应运而生。商人们要以集散地为依托,收购当地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同时也把汉族地方运来的布匹、茶叶、工艺品、瓷器、铁器等商品在集散地分流给小商贩,靠他们销往周边地区。那些藏汉间长途跋涉的马帮,每到一处集散地,都要歇脚、住宿、休整,给那里带去初步的繁荣。到明清时期,官方在一处处集散地设立了驿站,驿站又逐步发展为高原上的一个个城镇,如康定、雅江、理塘、巴塘和芒康等。这些城镇是高原上一处处经济文化中心,就像镶嵌于高原、点缀于古道的一颗颗明珠。

川藏古道像一架天梯引领人们步步攀升,走向青藏高原的腹地。它是世界上最险、最高的古道,有横亘高原的漫长,有贯穿高山深谷的险峻,有历时

无语的沧桑。古时候人们称它为天路,因为它是离天最近的路,是自然状态下形成的路,是朝圣的路。川藏古道还是一条壮观美丽的路,沿途景色层叠不尽,犹如一条造物主的画廊。古道沿途,是广阔的草原、静谧的湖泊、耸立的雪峰、莽莽的森林、奇异的村寨……时而穿行于峡谷,江河奔腾咆哮,群山并列环峙,森林葱郁,一处比一处神奇,一处比一处诡谲;时而行进于险峰,数百里视野尽在俯瞰中。天空澄澈,白云悠悠,群山波浪起伏透迤而去,一个个湖泊镶嵌于山峦间,碧绿如翡翠;时而穿行于草地、鲜花、溪流、牛羊和牧人的帐篷构成的画卷一幅幅展开,令人心旷神怡;时可见雪峰、冰川突兀于天宇,银光闪闪,如琼瑶仙界;时而则见高山草甸,树木稀疏,天幕低垂,雪峰猎猎;时而进入燥热的河谷,满目葱郁的,是亚热带植物……

川藏古道沿途是藏族及羌族各部族先祖栖居的乐土,也是各部落往来迁徙的必经之地,至今栖居着以藏族为主的多个民族。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给了他们古铜般的肤色,酥油糌粑给了他们强壮的体魄,雪山草地给了他们粗犷坦率的性格。他们在擅长的狩猎、采集、农耕和畜牧过程中,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化,令人目不暇接。仅民族而言,古道沿途就有木雅人、康巴人、嘉绒人、扎巴人、安多人、琼贵人等多个族群。同是民居,各族群的造型和布局互不雷同;同是服饰,各族群的式样和装饰各有特点;同是藏语,一个族群有别于另一个族群;同是艺术,各地的藏戏、弦子和锅庄风格迥异;同是康巴藏族,康定人身上有可感可触的汉族地方商贾气息,巴塘芒康人身上则保留着更多粗犷和勇烈……

川藏古道是一条信仰之路。沿古道行进,可见到多座寺庙。这些寺庙建筑风格多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栈道沿途的另一种宗教景观是随处可见的五彩经幡,大大小小的玛尼石堆和各式各样的宗教石刻。经幡印有马、虎、豹、狮等动物形象和佛教经文,有的插在山坡上,有的以绳串联牵挂在屋顶上、山崖上、树丛中。信众认为经幡在风中抖动一下,就相当于念诵了一遍经文。石刻的内容多为“六字真言”,也有神佛像或灵异动物形象,有的刻在巨崖上,远远就能看见;有的刻在石头上,将石头垒砌成堆,再布以经幡。目睹这些经幡和宗教石刻,似乎能听见诵经声,顿时感到高原不再是荒寂的……

川藏古道的使命,结束于20世纪中期。那时候,这条古道经过三次断续修建,变成了现代的公路,即今之318国道,但人们仍称其为天路。如今,走出水泥混凝土丛林,走上这条天路,依然能感受到古道的沧桑神韵,依然令我们思索起关于天和地、过去和未来的种种话题……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